



复古又新颖的“纸质弹幕”

《繁花：批注本》是深谙上海文化的沪上作家沈宏非，在金宇澄原著小说基础上，对其中的方言词汇、特殊表达、重点情节加以批注和鉴赏，解构《繁花》一书的结构和细节，带领读者深入感受《繁花》的美妙世界。

对小说作“批注评点”始于晚明万历时期。由于当时小说出版繁盛，《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受欢迎的作品出现后，为满足大众阅读与理解的需要，小说批注应运而生。如金圣叹批《水浒》、脂砚斋批《红楼梦》，批注以独特的文本姿态占有文学的一席之地。

在现代书籍出版中，“批注本”的形式出现极少。当一个现代长篇小说也有了批注版，不得不说，让人看到《繁花》这部小说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之大。在互联网时代，看小说批注版，用手触摸纸张上的批注，称得上是一种复古又新颖的“纸质弹幕”。

《繁花：批注本》的出版，做到了对“批注”这种古典形式的传承和创新，或许能激发其他文学作品的新灵感，做更多新的尝试。

除了影响大，《繁花：批注本》的出现也与金宇澄《繁花》原著的“特殊性”有关。《繁花》的故事穿插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间，人物在两个时空交错叠替，金宇澄以独特的沪语和话本式表达，书写了一部上海的繁华传奇。语言的洗练、上海的地域与方言特色，让不少读者阅读《繁花》有一定的困难。

对历史文化遗迹的考古作业

在《繁花》小说中，作者金宇澄围绕

文学与影视的双向奔赴，产生了令人惊喜的化学反应。2015年，金宇澄的《繁花》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9年后，《繁花》成为2024年开年的现象级电视剧。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上海文艺出版社获悉，剧版《繁花》火了之后，他们出版的原著小说《繁花》图书版“销量提升明显”。此外，长江文艺出版社还出了一本《繁花：批注本》，目前也深受读者关注。

现代小说有了“纸质弹幕” 《繁花》原著小说出批注版



《繁花：批注本》内页。

沪生、阿宝和小毛及其亲友描绘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上海，全方位扫描其物质与心灵世界，不厌其详地铺陈城市景观与日常生活物件的细节，如小说的插图所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沪西工厂、四十年里卢湾区的路名或某街角的变迁，以及各式各样民间自制的不锈钢开瓶器等。金宇澄声称用“画笔替代伟大的相机镜头”，记录留存在记忆中的城市历史。沈宏非的批注亦步亦趋，对百科全书般浩瀚的词语一一作注，不放过一条路名、一个人名、一座商厦、一种品牌……打捞记忆，如对历史文化遗迹的考古作业。

小说第六章里梅瑞处理母亲去香港之后留下的衣饰等物，对于服装面料、皮鞋和旗袍的款式，包括对纽扣款式的描写占了三四页。对这些衣饰的浓描细写不仅勾勒出梅妈的大半人生，也刻意记录市民的物质记忆。沈宏非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看热闹，多少也得有些门道。批注的作用，就是提供一些看热闹的门道。

长篇小说《繁花》最独特的地方，是创作了一套由话本、沪语、白描同构的话语体系。小说以人物对话为主要结构，却不用一个引号、问号、感叹号，不管是谁在“讲”，只留声不留痕，是作者有意为之。同时，作者金宇澄引入繁体

字、不同的字体(宋体、仿宋、楷体)用作区分，仿佛是用汉字在作画。

《繁花：批注本》的批注有夹批(批在字里行间)、侧批(批在段落一侧)、段批(批在段落之末)、尾批(批在章节之末)四种。这本书为了做到既表现批注，又不影响原文的连贯阅读，正文与批注首先是以颜色区分，正文为黑色字，批注为橘红色字，模拟明代朱批颜色，同时插图考虑双色印刷；其次以字体区分，正文是宋体，批注是楷体；然后以字号区分，所有的批注字号均小于正文。侧批的标记采用实心黑点、实心三角形、空心三角形标记，每页几乎不重复出现。下划线用于夹批，标记某些名词对应的解释。

一部沪语方言的转译词典

《繁花》中涉及的沪语方言极多，金宇澄在出版过程中修订数稿，已经做到最大程度上的兼顾，那些关于刻画人物和情节较为关键的特色方言，沈宏非都一一做了注解，起到疏通文义的作用，如“这帮剃头乌龟(旧时上海人对理发师之蔑称，厨师叫‘饭乌龟’)”“罗宋瘪三(旧上海人这样称呼贫困白俄)”“我有空(上海话，语气否定，‘有空’即‘没空’。1990年代开始流行)”“坐于车厢中部香蕉位子(前后连接处带有弧度的

面对面纵向座位)”等等。

电视剧《繁花》沪语版和普通话版同步播出，原声带沪语版与原著小说风格最为贴切，但对于非沪语区观众，字幕则显得尤为重要。沈宏非的批注，在小说中恰如其分地扮演了“字幕”角色，《繁花：批注本》可看作是一部沪语的转译词典。

如台词“洋盘”，沈宏非批注：“上海话，指外行、冤大头和受骗上当者。上海开埠，十六铺码头每日货物开盘，往往给老外买家单开一个高价盘口。又做‘伴盘’。”

对于“霞气好，交关好”，沈宏非则批注：“两个词都是‘非常’的意思。霞气又作邪气，与交关皆淡出当代上海话。比如1960年代，有群众批评某交响乐团无视劳动人民感受，只会演奏那些‘交关响的音乐’云。”

沈宏非的文学储备也扩充着文本的体量，准确地指出某一词使用的妙处。比如书中出现“荡马路”一词，沈宏非批注道：“荡马路，即‘逛马路’，前者更多了一种无目的、无心、无拘无束的意思。”

小说中少年阿宝记忆中最重要的一幕是和蓓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里是半个卢湾区，名已废，2011年并入黄浦区，前面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东面偏北，看见祖父独幢洋房一角……东南风一劲，听见黄浦江船鸣，圆号宽广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胸怀。”

金宇澄手绘彩插呈现了这一温馨场景，王家卫《繁花》剧中复原了这一幕。

沈宏非以自己年少的经验注解了“圆号宽广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胸怀”这一体验，他的旁注写道：“批者少时家住黄浦江边，除了船鸣‘宽广的嗡嗡声’，还能听到港务监督在高音喇叭里厉声指挥训斥航船之嗚呼，顺东南风而至，一样的胸怀，别样抚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图据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说新语”式小故事讲透汪曾祺

作家汪曾祺的创作贯穿中国现代文学，他的作品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为现当代文学的语言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汪曾祺去世后，著作不断再版，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年轻读者，是当下文学出版市场一个特殊现象。

近日，一本名为《汪曾祺1000事》的新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书中从1920年汪曾祺出生写起，到1997年他去世止，选取汪曾祺一生中具有史料价值和最能体现个人性格、文学师承、创作经历的事件，以简洁、准确的语言加以描述。这种在年谱传记之外，独辟“条陈撮述体”叙事新体例的做法，让该书可读性很强。

书中记录汪曾祺生平趣事

全书包含1000多个“世说新语”式的小故事，以时间为主要线索，连缀成一部简明而完整的汪曾祺传记。这本书既记录传主生平，亦书写时代氛围。由此可以称这本书既是一部体例特别

的作家传记，也是一部足以折射现当代文坛的微观文学史。

书中记的事都很有趣。比如有一则是这样写的：“汪曾祺的大伯父养了十几只猫。猫也是有品的，最名贵的叫‘玳瑁猫’，有白、黄、黑三色，还有‘铁棒打三桃’‘雪里拖枪’‘乌云盖雪’各种名目。汪曾祺从小跟着大伯父养猫。后来自己虽然不养，对猫却很有好感。”

还有一件事是：“汪曾祺的生日是元宵节，他父亲的生日是重阳节。他父亲在南京上中学时喜欢运动，足球踢后卫，撑竿跳在江苏省运动会上拿过冠军。他是一个全才，会看眼科，会演奏近十种乐器，绘画、书法、篆刻皆通，做风筝也是好手。父亲对汪曾祺影响非常大。”

一种有很多余味的写作方式

《汪曾祺1000事》是由三个作者共同完成，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早(《汪曾祺别集》分卷主编)，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写作教研室主任徐强(著有《汪曾祺年谱长编》)以

及河南文艺出版社历史文化编辑部主任李建新(编有十卷本《汪曾祺集》)。

前不久在北京举办的新书分享会上，杨早说，他一直认为汪曾祺这样的作家不能用非常学院的、非常整饬的、理性的、逻辑的方式来研究他，这样的话与汪曾祺性格非常反差。“汪曾祺说过，他是一个整鱼，不要把他像切段一样切成一块一块的。直到后来我能找到一些别的方式接近汪曾祺时，才开启对汪曾祺的研究之路。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向汪曾祺致敬，就是用短小的、像《世说新语》一样的故事表达，后面留有很多余味的表述方式，来书写汪曾祺，这可能是比较适合的方式。”徐强认为，汪曾祺是有趣的作家，这本书的立意也是希望用比较有趣味性的方式来讲述汪曾祺一生的故事。

这本书也得到汪曾祺家人的肯定。汪曾祺儿子汪朗评价：“这三个作者对汪曾祺的作品都很熟悉。但是要捋摸(“寻找”的方言)出一千件事勾画汪曾祺比较平淡的一生，还得费把子力气。借用老头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一句话——也算



《汪曾祺1000事》。河南文艺出版社供图

耐烦(意为锲而不舍)。但愿读者喜欢。”汪曾祺之女汪朝则说：“老爸在大学期间就有志于文学写作，尽管历经坎坷，也没有动摇过，终于在六十岁后夙愿得偿，写出了想写的作品。他离开二十多年了，还有很多读者喜欢他的文章。我觉得他这辈子很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